

暗香 著

执手

看江山

江山执手看
(下册)



几次死里逃生，几番临危相助，
一场阴谋与智慧的较量、正义与邪恶的对峙。

爱情再美抵不过流年，当爱情已经逝去，该如何挽回曾经遗失的美好？
江山与美人，孰轻孰重？谁才是他心头的那一点朱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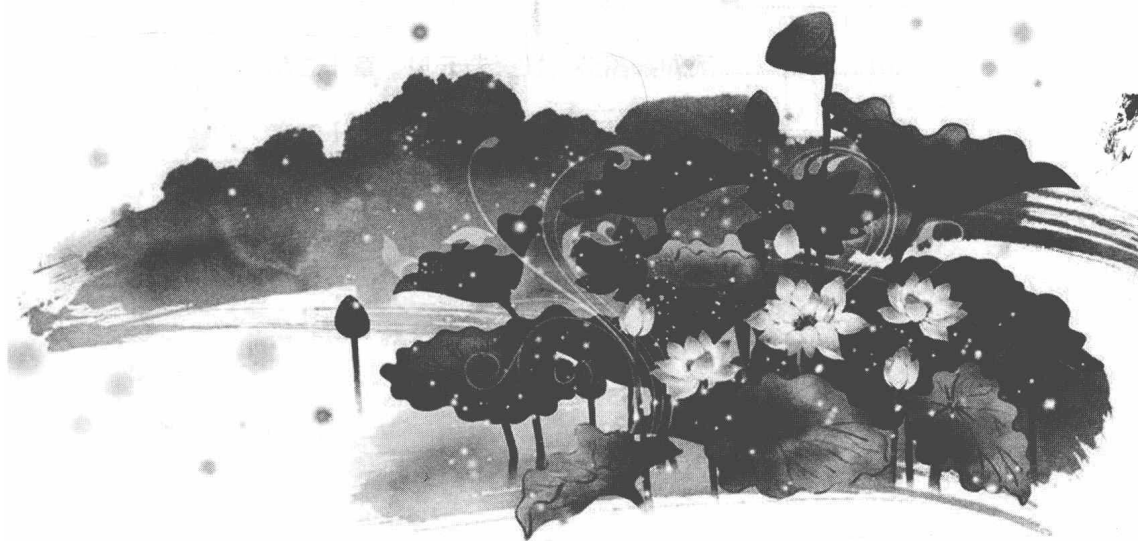
百万读者翘首期盼，资深古言作者暗香最新古言力作！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执手看江山_下

暗香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三章	鲜花着锦时，烈火烹油日	1
第十四章	巧计除敌手，火中取栗忙	24
第十五章	连环计中计，夜晚心愿成	47
第十六章	巧计得帝心，宫闱起波澜	70
第十七章	尚宫暗出手，雪舞疑帝心	94
第十八章	生辰藏玄机，美人巧争宠	118
第十九章	夜晚识破计，一舞冠群芳	140
第二十章	风云迭涌时，花落碾成泥	162
第二十一章	莫与花争发，相思寸寸灰	185
第二十二章	汉王心不轨，夜晚献良计	208
第二十三章	杀机迫眉至，夜晚斗芳菲	231
番外篇	我若盛开，清风自来	248



事发突然，猝不及防，杜鹃慌张之下偏头躲避，那茶盏险险地贴着鬓边擦过，她甚至还能感受到那茶盏壁上的温度。茶盏虽然没有砸中她，但是盏中的茶水却是泼了她一脸，幸好里面的茶水已退却了热度，但是却终是颇为狼狈。

杜鹃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惊吓过后只觉得一阵阵腿软，一时竟是瘫坐在那里。众人均被这一幕吓坏了，各宫妃嫔脸色煞白，眼神在夜晚的身上不停地打量，谁能想到她会突然间动起了手。

慕元澈一脸乌黑，唇角冷硬，眼神如钢刀一般盯着夜晚。

严喜却是哀号一声，他说什么来着，说什么来着，就知道今天的事情绝对不会善终，看看吧，看看吧，这性子跟吃了火药一样。这下可怎么办好？

花荫下一片寂静，只有微风扫过花枝的声音在耳边回响。

夜晚冷哼一声，似乎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看着杜鹃的神情夹着讥讽，掷过茶盏之后，接着说道：“杜贵人真是好大的威风，进了柔福宫，还未见其人便先讥讽于我，而后处处刁难，如今居然又当着圣上的面诋毁中伤于我。我跟皇上之间怎么说话是我们之间的事情，莫非皇上跟杜贵人两人说话时，也要时时看着别人的脸色不成？皇上在前朝是英明威武的九五之尊，但是进了后宫，君臣之外还有夫妻之情。难道跟自己的夫君说话，也要瞻前顾后，表里不一吗？我是做不到的，我在皇上面前素来就是这个样子，皇上若怪罪还要等到今日吗？”夜晚说完再也不看杜鹃，只是看着慕元澈，面对面，四目相对，夜晚轻叹一声，压低了声音说道：“若是至亲至近的两人

要生疏至此，这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嫔妾不为自己辩驳，这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这么多双耳朵听着，若是皇上真的认为嫔妾有罪，一道旨意下来，嫔妾绝无二话。如今有些乏了，嫔妾先告退了，自会在芙蓉轩候旨。”

夜晚抬脚就走，竟是一丁点的机会都不给慕元澈，连一句话都不听他说，就这样走了。

杜鹃这个时候才缓过神来，跪在地上看着慕元澈，哽咽哭泣道：“皇上，你是亲眼看到了，雪选侍当着您的面都敢这样地动手，不当着您的面更是无法无天了，请皇上为嫔妾做主。雪选侍如此侮辱摔打于嫔妾，嫔妾以后还有何颜面立于人前。”

慕元澈凝神看着夜晚的背影渐行渐远，脑海中还回想着她方才的话。

原来在她的心里，是将自己当成夫君对待的，明明应该立刻将夜晚治罪以儆效尤，让众人引以为戒，但是想着这句话，心头便有些微软，心里深处有种极其复杂的感觉慢慢地翻腾着，搅动着，让他冲天的火气一下子便消弭于无形。

夜晚离开了，慕元澈索性坐了下来，面上依旧是一片阴沉，嘴里说道：“陌研、玉墨你们两个还杵在这里做什么？”

陌研一愣，忙拉了拉玉墨，躬身行礼：“是，奴婢这就退下。”说着就朝着夜晚的方向追了过去。

夜晚回到了芙蓉轩便直接回了西暖阁，对着守门的小宫女说道：“谁也不许放进来。”

小宫女看着夜晚的神色吓得浑身一颤，忙应道：“奴婢晓得了。”

夜晚摔帘子进了屋，只留下小宫女瑟瑟发抖。紧接着陌研跟玉墨就回来了，正要进屋，那小宫女忙上前一步说道：“两位姐姐止步，小主有话留下，这会儿谁也不愿意意见呢。”

陌研听到这话忙低声问道：“小主还有别的话吗？”

“没有了，陌研姐姐，方才小主的脸色真是吓人，吓得我的腿都软了。”那小宫女低声问道。

“你去御膳房走一趟，要些小主爱吃的饭菜预备晚膳。”陌研笑着拍了拍小宫女的肩膀低声吩咐。

“是，奴婢这就去，姐姐还有别的吩咐吗？”那小宫女看着陌研的神色倒也不那么害怕了，若是真的出了事情，陌研姐姐这会儿就不会这样镇定了。

“没了，你去忙吧。”陌研笑道。

那小宫女脚步轻快地离开了，玉墨看着陌研：“现在怎么办？”

“等呗。”

“等到什么时候？”

“皇上来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皇上会来？”

“我能掐会算啊。”

“去，我可是你表姐，连我也要瞒着吗？”

两姐妹低声说话，夜晚隔着窗子隐隐约约地听进了耳朵中。此时她的小衣都湿透了，方才真是险到极致，若是慕元澈真的叫住她，当场治罪，可真是什么都完了。这回的事情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试探，但是却极其危险，夜晚也没有想到最后居然成功了。

现在回头想想，真是脚都软了，若不是强撑着一口气，她真走不回来了。

夜晚靠着软枕斜倚在榻上，回想着今儿的事情，真是太过于危险。夜晚没有想到慕元澈来得这样的及时，也没想到杜鹃会这样的大胆，还真以为仗着几分恩宠就能把别人踩在脚下。

慕元澈这样的人做什么事情都会再三思量，就看这回进宫的女子，多是朝中重臣之女。慕元澈的心思怕是不在女人身上，而在这些女子背后的家世。

不然的话，这些女子也不会初进宫便都已经侍过寝了。慕元澈不是一个因为女色便昏了头的昏君，既然这样做必然有他的深意，这里面最有意思的便是阮明玉跟傅芷兰了。

傅家是京都四大世家之一，酈傅司容，傅家不仅是世家，还出了一位天子帝师。阮家却是凭着科举上来的清流一路，此次进宫敕封，阮明玉份位最高便压了傅芷兰一头，傅芷兰也不是个简单的，连续两日侍寝争回了颜面。这几日从宫人们的口中也听说了一些事情，朝廷上傅家跟阮家也是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谁说前朝跟后宫毫无关系，那都是假话。

夜晚却有些吃不准慕元澈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阮明玉跟傅芷兰却超乎夜晚的想象，这两人都是稳重得很，步步谨慎，便是今日杜鹃这样咄咄逼人，也不见两人落井下石，可见谨慎到何种地步。

慕元澈这样做的背后，究竟是想动阮家还是傅家？

夜晚还没想明白，就听到外面传来说话声，竟是慕元澈来了，嘴角勾起了一个小小的微笑，看来她这一关是彻底地过了。

“……小主回来后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便是奴婢也不敢进去。也不知道小主怎么样了，平白地受这样的窝囊气，本来身子便不好，指不定气成什么样了。”玉墨的嗓音夹着微微的哽咽，正在替夜晚喊冤。

夜晚倒没想到玉墨还能这样替自己说话，心头便是一暖，想到这里装要装到底，所以伸手将发髻弄得越发地散乱些，背对着门口和衣躺下，才刚做完这一切，便



听到了推门的声音。

屋子里是恬淡的百合花的香气，飘飘缈缈地在鼻端萦绕，层层叠叠几重软烟罗纱帐垂落在地上，遮挡住了内室风光，影影绰绰的看不清楚。

慕元澈随手关了房门，亲自掀起了帐子这才走了进来。一进来便看见夜晚和衣侧身卧在榻上，背对着自己，那身形颇为瘦弱。慕元澈缓缓地走了过去，在夜晚的身边坐下，重重叹息一声。

夜晚心头一跳，手指紧紧地握着，手心里汗淋淋，她轻咬着唇，就是不让自己回身看慕元澈一眼。

慕元澈看着夜晚根本就不搭理自己，心里真是有种说不出的奇异感觉。打从他有记忆开始，好像还真的没有女子敢这样跟他置气的。若是有的话也只有雪娃娃有过那么一两次，想到这里慕元澈便又想到了一件事情，那便是雪娃娃自从嫁给了自己，便好像真的没怎么跟自己怄过气。

直到后来，慕元澈无意中从云汐的口中才得知，雪娃娃并不是没有脾气，也并非不想跟自己如同寻常夫妻一样吵吵闹闹。只是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是个不得宠的皇子，在朝中备受排挤，而雪娃娃却是第一世家掌上珍宝，她不想让自己觉得她是拿着家世凌驾于自己之上，两人一吵架便容易伤感情，更容易起疑心。

她都能这般体贴自己，慕元澈心里不是没有触动的。瞧着眼前跟自己闹别扭的夜晚，他忽然想到，如果换做是雪娃娃，自己会不会恼怒？好像是……不会的。

夜晚身上有太多地方跟雪娃娃相似，此时又想起了些往事，慕元澈的神色比初进门时越发地缓和了些。

“你倒是走得利落，扔下一个烂摊子给我收拾，整个后宫里也就你这般大胆。”慕元澈看着夜晚终于还是先开了口，总是有些舍不得，舍不得这样神似雪娃娃的女子伤心，就仿佛是他的雪娃娃在伤心一般。

听到慕元澈用的是我，而不是朕，夜晚这口气算是彻底地放下了。抿抿唇却依旧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地动了动身子往里挪了挪。

慕元澈瞧着夜晚的小动作，失笑一声：“行了，你也别气了，我比你还委屈呢。”

“你有什么可委屈的？”夜晚闷声说了一句。

听着夜晚气鼓鼓的声调，慕元澈瞧着她道：“我为什么不委屈？是谁自己闯了祸，伤了人，拍拍屁股就走了，这样的烂摊子也就是你敢留给朕，若是换做旁人……”

“若是换做旁人您早就砍了她的脑袋是不是？”夜晚翻身坐了起来，双眸对上慕元澈的眸子，忽然觉得悲从心来，想到酈香雪是皇后，是酈家女，不得不宽容大

度，不得不笑着将自己的夫君送到别的女人床上。

旁人只知道酈家女的尊贵，皇后的荣耀，可是谁知道这背后的心酸跟委屈？

想起今儿个被人羞辱，夜晚那积压的委屈便一下子跑了出来，脱口就说出了这么一句，仿佛觉得还不解恨似的，又接着说道：“那我招谁惹谁了？果然是‘闲赋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若论委屈谁能及得上我？没头没脑的便被人讥讽打压，难道还要我忍气吞声不成？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气量，我就是个心眼小的小女子。以前在家中是没有办法，难道现在……现在还要我继续过以前那样的日子？处处看人脸色，处处对人卑躬屈膝，以前我是夜家的小庶女，可是现在再怎么样位份再低也是天子宫嫔了，怎地还是跟以前一样？这样的日子真是过够了，以后你的女人哪个不长眼的再这样欺负我，我便是豁出命去也跟她同归于尽！”

“夜晚，你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这样的话都敢当着朕的面说？”慕元澈气得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这后宫里的女子便是争宠，哪一个不是将手段用在暗处，在自己面前维持最好的形象，夜晚倒好，就跟个泼妇似的，这样的话是能说的吗？

“我又没告诉皇上，我是跟慕元澈说的。”夜晚冷哼一声。

猛然听到这句，慕元澈呼吸一滞有种别样的滋味袭上心头，面色微怔，良久才道：“这有什么不同？”

“哼，自然是不同的，只是我为什么要告诉皇帝陛下？”夜晚横扫一眼慕元澈，半垂了头，沉默一下，才说道，“今天的事情，我知道我自己冲动了些，我也知道我让你为难了。可是我不明白，我又没有招惹她们，她们凭什么要来作践我？我一直安安分分地待在芙蓉轩，顶多在柔福宫里走一走。我知道这段日子是新人进宫的时候，皇上肯定会很忙，宫里的女人那么多，个个如花玉颜，个个需要皇上去看望。我知道自己因为被留在宫里会被人嫉恨，因此能不出去就不出去，能不惹事就不惹事，即便这样人家还是找上门来。人能忍神也不能忍了，一时没憋住便冒了火。”

“很多事情，并不是能够随心所欲的，便是朕拥有天下，可是更多的时候也是被这天下掣肘。”慕元澈沉吟良久才说出这样一句话，像他这样的男人，生来谨慎，从不会对别人坦露心迹，可是听着看着夜晚这样的难过，竟也忍不住拿自己做例子地安抚了一句。

夜晚知道，酈香雪更知道。

可是知道又如何？酈香雪正因为知道如此她才处处委屈自己，成全他的江山，可是到头来葬送的却是自己的性命。心里嗤笑一声，嘴上却说道：“皇上居然也会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许是夜晚的声音太惊讶，让慕元澈觉得好笑，伸手拢了拢夜晚额前散乱的发丝，柔声说道：“自然有，怎会没有？朕富有四海，有万里江山，但是这江山需要大



臣去帮朕管理。但是臣子一旦权柄高了，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这些事情你不懂也不需要去懂，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了。”慕元澈觉得自己有些迷了心智，居然跟夜晚说这些。

“我本来就是，男人跟女人本就是不同的。男主外，女主内。皇上要做的是威加四海，万民臣服。我只是需要片瓦遮头，安度余生便好。”夜晚浅笑，偏头对着慕元澈没心没肺地一笑。

看着这样的夜晚，慕元澈说不上是有些失落还是庆幸，若是雪娃娃一定不会这样回答，可是夜晚却会这样回答。因为夜晚跟雪娃娃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人，夜晚的性子其实很好理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便是最开心的事情了。想到这里，竟然也有些羡慕夜晚了，自己其实也想做一个简简单单开心过日子的人。

“现在开心了？”慕元澈扬声吩咐陌研摆饭，而后转头看着夜晚问道。

“谈不上开心不开心，人活着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糟心事儿，若是一件件地去较真，那我可真是不要活了。”夜晚说着拍拍肚子，“可还真有些饿了，净顾着跟别人吵架了，居然忘记了自己根本连饭都没吃。”

严喜带着陌研跟玉墨亲自摆了御膳上来，心里七上八下的，看到夜晚一脸的笑这才微微地放了心。这边刚放了心，拿着银针试了毒，正要给皇帝陛下布菜呢，就听到夜晚开口问道：“那个杜贵人怎么处置的？”

这个事情必须要问清楚，夜晚琢磨着自己亲自问总比事后偷偷摸摸问的好。有什么不满的意见，还能当场提出来。

严喜手一抖，差点将汤匙给扔了出去。

夜晚便笑着说道：“严总管这是怎么了？难不成你也跟我一样没用午饭，饿得手都发抖了？”

“小主说笑了，奴才只是一时没拿稳。”严喜忙说道，这姑奶奶可别盯上自己，要不真是麻烦了。谁知道这祖宗下一句话会说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来，自己一下子就给交待了。

夜晚接过严喜手中的汤匙，挥挥手说道：“你们歇着去吧，当了一天差怪累的，这里不需要你们伺候了。”

夜晚吃饭的时候不喜欢人在旁边严喜是知道的，当下便看了看慕元澈，毕竟慕元澈才是他的正主呢。只见慕元澈轻轻地点点头，这才弯腰退了下去，走到门口就听到皇上对二姑娘说道：“你想我怎么惩罚她？”

夜晚早就料到慕元澈会反问一句，当下便说道：“按照我的性子，自然是要以牙还牙的才好。不过……我也知道，正如你说的这里是什么地方，杜家在朝中也是举



足轻重……我自然不好真的对她做什么，不过，可也不能就这样放过她，不然日后人人都要对我冷嘲热讽，便是气也气死了。”

“真是难为你居然还能想到我的难处。”慕元澈真是意外，难得啊。

严喜也是一怔，觉得耳朵出毛病了，二姑娘不二的时候也蛮可爱的，居然会为皇帝陛下着想了。

“我当然不愿去想，不过你都当着我的面诉苦了，不就是希望我能这样做？”夜晚低头说道。

慕元澈真是气笑了：“我还不至于如此昏庸无能，靠着这个处理事情。”

“是吗？那你如何处置杜贵人的？”夜晚笑眯眯地问道。

“禁足一月，罚俸半年。”

夜晚心里想到禁足一月这个惩罚也算是说得过去了，毕竟才进宫也算受宠的小主，就因为讥讽了自己两句就被禁足，夜晚觉得这个结果可以接受。她原来是想看，只怕以慕元澈的性子顶多斥责两句也就算了，没想到居然会禁足，算是个意外之喜吧。毕竟杜鹃也真没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只是在错的时间遇上错的人，便注定了要倒霉。

“被禁足了啊？会不会严重了些啊？”夜晚故意装作大度地问道，眼睛一眨一眨的真是无辜啊。

“想要笑就笑出来，朕真是没有这样破例过。”这事要是搁在以前，也就是斥责两句也就算了，毕竟不是大事，女人家的口角算是什么事儿啊？说出去都会被人耻笑，但是他还是将杜鹃给禁足了。

“我才不笑呢，有什么可笑的。是杜贵人自己性子张扬，说话口无遮拦，是该静静心才是，皇上做得极好。”夜晚强忍着笑，一板一眼地说道。

慕元澈也笑，一顿饭算是吃得和和美美的，用过饭慕元澈依旧没有留宿，大步离开了。

夜晚送走了这对主仆，这才招呼陌研跟玉墨进来，收拾妥当后，玉墨给夜晚奉上茶，这才低声说道：“小主，现在外面都传遍了，杜贵人被禁足的事情也被传得沸沸扬扬。”

“传就传吧，这不过是早早晚晚的事情，防得了一时防不了一世。”夜晚摘下头上的珠花随口说道，一头乌黑的墨发落下来，随意地披在身后。

“那奴婢们该怎么做？”玉墨问道，一时间拿不准夜晚会有什么反应。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以前怎样以后还怎样。”

“这要是外面的人问起来……”玉墨有些惴惴。

“人是皇上处罚的，跟咱们有什么关系，要怪只能怪杜贵人说话太毒了些。”



玉墨便懂了，没想到主子会把这件事情完全推到皇上的身上去，心里一时间还真有些不舒服。正在腹诽，又听到夜晚说道：“皇上是天子，是后宫里所有女人的天，他做的事情别人便是不满也不会说什么，但是我不同，你明白的。”

玉墨便点点头：“小主放心，奴婢知道该怎么做了。”

夜晚笑了笑：“知道你是个有心的，咱们能做主仆也是缘分。别的我不敢承诺与你，但是有句话你记住了，有我一日便有你们姐妹一日。”

“奴婢多谢主子。”玉墨眼眶微润，能把奴才放在眼里的主子不多。

“你也去休息吧，累了一天了，我这里不需要人了。”夜晚笑着让玉墨退下，自己则上了床，盯着床帐子默默发呆。心里也有些矛盾，原本想着出了这样的事情，也许慕元澈就不会走了，谁知道他依旧没有留宿。夜晚并不是希望自己跟慕元澈发生些什么，只是想要在这宫里站稳脚，她真的需要一个孩子。

明光殿中灯火辉煌，慕元澈批着折子，便有小太监端着盘子进来了。

严喜一看，心里一凛，琢磨着该怎么上前回话才是，今几个瞧这个架势……弓着腰上前几步，在书桌旁低声说道：“皇上，敬事房端牌子的来了。”

严喜说完就往旁边站了站，那端着盘子的小太监立刻上前来，举过头顶奉了过来。

一水的绿头牌在盘子里码得整整齐齐，最前的几位都是最近比较受宠的。慕元澈伸手出去，到了半路又缩了回来，挥挥手说道：“退下吧，朕今日不翻牌子。”

“是，奴才告退。”小太监忙退了下去。

严喜一愣，杵在那里当木头桩子，请忽略我吧，尊贵的皇帝陛下。

上天并没有眷顾严大总管，就听到皇上问道：“朕记得新进宫的几乎都走了一圈了吧？”

“回皇上的话，位份高的基本上都侍寝过了，只有几个位份低的还没有。”严喜板着脸一脸严肃地说道，跟个太监说侍寝的事情其实真的挺糟心的。

“嗯，既然如此这几日便都不翻牌子了。”慕元澈淡淡地说道，眼睛又落在了折子上，专注起来。

严喜吞一声口水，应了一声，犹豫一番，还是开了口：“皇上，今几个宜和宫来人传话了，说是玉娇公主想您了。”严喜说完瞅了瞅皇帝的脸色，这才又说道，“宜和宫您已经月余未去了，那边也递了几次话过来。”

慕元澈手里的笔顿了顿，轻叹一声：“是好长时间未去了，最近比较忙。”

严喜心里撇撇嘴，您都忙着陪二姑娘赏花看月亮，喝茶闲斗嘴呢。心里这般想，嘴上却说道：“皇上日理万机，哪里能什么都顾虑得周周全全的。那您今晚？”

慕元澈瞪了严喜一眼，本想要顺嘴应下，忽然想起夜晚每次提及夏吟月都会有

很大的哀怨，也不晓得什么心理作祟，居然说道：“明几个中午朕去用膳。”

严喜心里一惊，这宜和宫可是从没有遇到过这般的冷落，皇上从未有月余未翻牌子的时候。看来二姑娘几番在宫中遇险，皇上心里对甘夫人还是很不满的。

“是，奴才这就去通传一声。”

严喜走后，慕元澈凝视着手中的笔尖，眉头轻轻地皱了下了，现在他居然会下意识地先去想夜晚的心思……这不是一个好事情！心神一凛，他是一个帝王，怎么能为儿女私情所左右。

后宫位份最高者乃是夏吟月，她又统率六宫事宜，因此新晋妃嫔连带着宫中有资历的嫔妃，每日都要去宜和宫请安。夜晚自从进宫后，便是一直调养身体，从未去宜和宫。

但是总是这样躲着也不是办法，自从上回杜鹃的事情发生过后，夜晚便知道躲是躲不过去的，与其躲避倒不如迎战。

所以第二日醒来，便对着玉墨跟陌研说道：“甘夫人的宜和宫每日什么时辰问安？”

玉墨随口说道：“甘夫人很是宽和，每日辰时二刻见人。”

夜晚一愣，嘴角露出一个讥讽的笑容，许是有意试探玉墨和陌研，便开口说道：“宽和？听说先皇后以前也是这个时辰接见诸位嫔妃的。”

陌研别看平日不怎么爱说话，但是心思转得极快，此时听到这话心里便是咯噔一声，小心翼翼地回道：“先皇后跟皇上十载夫妻，情深义重，甘夫人如何敢僭越？”

玉墨撇撇嘴，说道：“咱们姐妹进宫晚，无福见过先皇后。倒是听宫里的许多老人说先皇后的好处，甘夫人自诩贤良，行事处处仿着先皇后，也是个聪慧之举呢。”

玉墨的话也有些意思，夜晚自然听得出来里面的深意，聪慧之举？倒真是聪慧至极，至少旁人挑不出任何的错处来。先皇后体贴后宫诸人，将时辰定在了辰时二刻，先皇后死后，若是夏吟月将时辰提前了，便不免给人一种刻薄小家子气的感觉。若是将时辰延后……那岂不是比先皇后还要贤良，可真是僭越行止了，更会惹人非议，这样倒是刚刚好。

夏吟月素来是个聪慧的，在这样的事情上从不会留下什么把柄给众人，果然是如此。

夜晚心里冷哼一声，面上的笑容不改，看着陌研问道：“甘夫人在宫里的名声似是很好，跟我所见到时略有不同。”

陌研一愣，一时捉摸不清楚夜晚的意思，便思量一番，十分谨慎地说道：“回



小主的话，甘夫人跟先皇后情同姐妹，虽然说……虽说先皇后被废黜跟甘夫人小产有关，但是先皇后自缢之后，甘夫人在其灵前跪了整整三日，悲泣之声举宫知晓，没有人不赞其贤德的。”

这点夜晚还真不知道，好个不要脸的，在酈香雪活着的时候那样利用她也就罢了，没想到死后还要这般惺惺作态利用她博得好名声。最重要的，慕元澈只怕是因此对夏吟月更会看重两分。

夜晚心里气急，面上却是隐隐稳住，缓缓地说道：“本宫在宫外就见过甘夫人，可是却没看到你们说的贤德，进宫后几番遇险，甘夫人统治六宫，连个秀女的安危都照顾不到，可见其治理后宫还是欠些。”

陌研跟玉墨心里皆是一震，小主当着她们的面说出这样的话，不外乎是对她们表达立场了。两人对视一眼，她们本来是御前的人，自然是听从皇上的吩咐，但是现在被皇上赐给了小主，便是小主的人了。这后宫的女人为了争宠自然是手段频出，小主是逼着她们在皇上跟她之间做一个抉择。

就比如方才这些话，若是经过她们的嘴传进了皇上的耳朵里……这后果可真是严重得多了。

玉墨这样粗神经，也听出了这话里的意思，一时间只觉得手脚冰凉，手头的动作都缓了下来。

夜晚也不着急，自己拿起一柄象牙雕花嵌了宝石的梳子慢慢地梳着。这样攸关性命的大事，她们谨慎思考才是正当的，若是一下子便应了她，她反倒疑心了。

玉墨抬眼看向陌研，陌研抿着唇，两姐妹对视一眼，眼神交汇，虽然才初夏，却愣是出了一身的汗。陌研慢慢地垂了头，上前一步接过夜晚手中的梳子为其梳发，口中缓缓地说道：“宫中之人皆道甘夫人盛宠，奴婢却是有不同的看法。”

“哦？此话怎么讲？”夜晚兴致勃勃地通过铜镜看着陌研，面上带着最是恰当的浅笑，就仿佛春天里的明媚阳光。

“甘夫人在原先的老人中自然是盛宠的，但是如今随着一批娇美如花的新人进宫，谁能知道会不会再出一位恩宠无比的宠妃？圣心难测，小主虽并未侍寝，但是皇上对您可是比其他的小主都要上心，荣宠至极，他日侍寝之后，若是再能生下一位皇子，与甘夫人也不是没有一较之力。”陌研柔声说着，说到这里微微顿了一顿，又添了一句，“而且奴婢瞧着皇上对先皇后并不是传言中的那般薄情，虽然皇上是因为甘夫人小产才一怒之下废黜后位，但是先皇后自缢之后，听说……听说皇上很是自责，有段时间连甘夫人都受了冷落。”

夜晚静静聆听，这些事情自从酈香雪死后便是不知道的，心里波浪涟漪，犹如狂风中艰难前行的小舟，但面上却是风平浪静带着浅笑：“这也说明不了什么，不

过，我却是知道甘夫人并不喜欢我，在宫外时便是处处针对，如今进了宫我便要越发地小心了。”

玉墨听到这话，便接口说道：“小主不用担心，甘夫人素有贤名，绝对不会公然对小主做什么，余下的只要小心防范便是了。”

陌研和玉墨听着夜晚的话里意思，便是甘夫人处处针对与她，虽然她们未曾亲眼得见，但是既然小主这样说，便是一定有这样的事情。不然的话，这么多的人进宫，为何偏偏小主几次三番地遇险？

人心险恶，她们在宫中几年，也是已经明白的。

虽然不知道小主说的是真是假，但是既然她们是小主跟前的人，小主荣她们荣，小主损她们也讨不了好去。所幸是一条船上的，便只有同舟共济一条路了。这宫里两面三刀的，从来都没有好下场，这个道理还是懂得的。

“我初进宫，很多事情还要靠你们两个提点，有你们在我总能安心一些，咱们主仆同心总能是安安稳稳地活下去的。”夜晚幽叹一声，面带寂寥。

安安稳稳地活下去……这几个字却是让陌研跟玉墨很是触动，因为她们也是想着安安稳稳地活下去，直到出宫。许是因为愿望相同，两人的微笑便真诚了许多。他们虽然是御前的宫女，别人瞧着光鲜，无不知道她们能走到今天也是踩过了是是非非腥风血雨的。

“小主今日是要拜见甘夫人去吗？”玉墨为夜晚簪好赤金嵌红珊瑚做成的钗环，笑着问道。

“进宫这么许久了，之前身子不好，如今好多了自然是该多走动了。”夜晚道，对着镜子将自己的容颜细细地瞧一遍，心里暗叹一声，虽然这副面孔也算得上是美丽，但是这后宫里个个都是美人，在美人堆里便不醒目了。若是自己能有酹香雪的容颜，只怕比现在还有优势，更能让夏吟月忧思难枕，日夜不宁了，只可惜……

世上的事情从没有十全十美的，这个道理夜晚懂得。你若是将自己的希望跟未来放在一个男人身上，那才是最傻的事情，虽然样貌不是最出众的，但是夜晚也一定不会让夏吟月好过的。

“小主知礼，皇上知道也定会开心的。”陌研笑了笑。

玉墨捧过衣衫来让夜晚挑选，因为小主喜欢蓝色，因此衣衫中多是蓝色居多，各种各样的蓝色，甚是美丽。

夜晚细细地打量一番，眼睛一亮捡起一件宝蓝色为底外罩两重轻纱的曳地长裙：“就这件吧。”

“小主真是好眼光，这件衣裳是尚衣局尚宫陆溪风陆大人孝敬上来的。”玉墨伸手替夜晚更衣，脸上的笑容止也止不住，嘴里还说道，“是皇上瞧着小主喜欢蓝色



的衣衫，便亲自吩咐尚衣局裁衣为您制作新装，哪个敢不尽心？”

“是啊，皇上对小主真是上心，别看这衣裳没什么出奇之处，但是这两层云纱是极为名贵的七彩云纱，在阳光下被日光一照，五彩缤纷才叫好看呢。这七彩云纱一年也不过可得十余匹，小主这一身衣裳便要用去两匹之多，这圣宠可真是少见呢。”陌研也开心，便多说了几句。

夜晚如何不认得这七彩云纱，因为酈香雪喜欢，每年贡上来的都悉数送进了长秋宫。这样的宝物寻常人家哪里能得见，也万万想不到，慕元澈居然把七彩云纱给了自己做衣裳，心头有种难言的感觉。

这东西原本是只属于酈香雪的，便是夏吟月最得宠的时候都没有得到过一匹赏赐。而夜晚……居然得到了。她的心里忽然有些失落，又有些开心，这样的情绪真是磨人。

玉墨跟陌研都是欢喜的，这七彩云纱可真是难得，玉墨只当夜晚是欢喜得傻了，又道：“也亏得尚衣局还是陆尚宫在，别人的手艺可没这样好，听说以前陆尚宫都是为先皇后亲自裁衣缝制的，没想到小主倒是比位份高的先有了这个殊荣。”

听着玉墨提起这个，夜晚脑子里便出现了陆溪风的容颜，嘴角的笑容温暖了些。溪风还在尚衣局，还好好地活着，这就好，这就好，现在不能着急，她们总能相见的。

夜晚压下心里的沸腾，换上了这华丽的衣衫，这才扶着陌研的手往外走，回头对着玉墨说道：“你拿着我匣子里的那件亲手绣的荷包给陆尚宫送去，就说我谢谢她的好手艺，衣服我很喜欢。”

“是，奴婢亲自过去走一遭，陆尚宫一定会很高兴的。”玉墨道，能让尚宫大人亲手缝制，真是难见的殊荣。

夜晚点点头，这才往外走去。夜晚没有轿辇可坐，只能徒步而去。从柔福宫到宣和宫只需要一盏茶的时间，的确是挺近的。只是在途中的时候会经过长秋宫的东墙边，仰望着长秋宫的宫墙，红墙依旧，彩瓦仍在，只是里面的人却已经是不在了。

陌研看着夜晚的眼神凝望着长秋宫，便低声说道：“小主进了宫之后便从未出来走走，怕是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便是先皇后居住的长秋宫。”

“哦，这里就是长秋宫啊，没想到皇后娘娘去世这么多年了，这里居然还未衰败荒芜，我瞧着墙壁彩瓦都像是被人好生打整的。”夜晚似是随意地问道。

陌研扶着夜晚继续往前走，声音低了许多：“小主只记着，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要对先皇后有不敬就好。这里皇上每天都会派人好生地守着，便是先皇后生前跟前伺候的人，都在长秋宫里，没有被遣散。”

夜晚装作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幸好你跟我说说，没想到皇上对皇后倒是长

情。”

“长情？”陌研低声重复了一遍，只是终究没再说什么。

“小主怕是还不知道宫里都有哪些嫔妃，奴婢跟您说一下，免得等会儿见了面不知道谁是谁出了岔子。”

陌研瞧着夜晚点点头，便开始一一叙说起来。夜晚只怕是比陌研还要熟悉这宫里的人，只是这个时候却是什么都不能说，当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一一听着，不时地点点头。

走过了长秋宫长长的朱墙，拐过弯去，不想迎头碰上了一群人缓缓走来。

当先一人，一身豆青襦衫长裙，弯月髻上简简单单地簪着一支金钗，眉目含愁，脚步轻缓，行走间如弱柳扶风，很是娇弱。纵然是多年未见，夜晚还是认出了她，便是当初在锦鲤池自己曾经想到的丁昭仪。只是没想到多年不见，她倒是越发的清瘦了，心里便有了些怜惜之情。

当年丁昭仪痛失孩子，以至于一个天真烂漫的佳人，不过一夜之间便如同一个行尸走肉的木偶。现在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似乎还未走出来。当初她最喜欢娇艳的颜色，如今却已就是如此清淡的装束，让人一见便不免心疼。

陌研瞧着夜晚不停看着丁昭仪，以为她不知道是哪一位，忙低声在夜晚身边说道：“这位就是锁烟楼的丁昭仪，小主莫要与她多言，丁昭仪性子有些古怪，听说是当年小产的缘故。”

夜晚听着陌研的话，淡淡地点点头，不过既然是迎面对上，夜晚当然不能装作未看见。上前几步，盈盈施礼：“嫔妾芙蓉轩夜氏见过昭仪娘娘，娘娘金安。”

丁昭仪抬眼看着眼前的女子，首先注意的不是夜晚的容貌，而是被夜晚的衫裙吸引，突然冒了一句：“皇后娘娘……”

夜晚心口一震，当初酆香雪曾经多多抚慰丁昭仪，倒是没想到这么一件衣衫就让她想起了酆香雪。为了避免大家难堪，夜晚装作没有听清楚，道：“娘娘说什么？”

丁昭仪猛地回过神来，眼睛这才落在夜晚的面上，眼中闪过一丝失落，淡淡地说道：“没什么，原来你就是新进宫的雪选侍，果然是美貌佳人。”

“娘娘就爱拿嫔妾开玩笑，嫔妾蒲柳之姿哪里能比得上娘娘天资芳华。”夜晚浅浅一笑，眼睛就落在了丁昭仪身后的一名女子身上，这女子粉衣银钗，淡然却别有一种芳华，就像是临水的水仙，傲然挺立。

“这位是？”夜晚瞧着眼生，不是宫里的老人，就应该是今岁新进宫的秀女。

那女子不慌不忙地往前一步，朝着夜晚盈盈施礼，姿态万千又落落大方，不见慌张仓促，倒是个稳得住的。就听到她开口说道：“嫔妾绛云阁海氏见过雪姐姐，



听说姐姐前些日子受了伤，妹妹不敢冒昧前往，今日见姐姐出来走动，可见是大好了。”

夜晚心里想了想终于想起来了，只是这个也是个家世不强，又不是特别貌惊天人的，这进了宫也没听说侍寝晋封，不过看着也是个伶俐的。

夜晚忙上前扶起她，她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对待任何一个不知是敌是友的人，都会格外的柔和：“妹妹快请起，都是一家人，不许这样客套。以后妹妹闲来无事可去找我说说话，免得我一个人孤单寂寞的。”

海乐悠微微一愣，传言雪选侍骄纵跋扈，行事犀利，待人极为严苛，方才姿态放得甚低就是不希望自己惹恼了这位皇上的新宠，哪里想到夜晚对她这般的和睦，还真有些受宠若惊，忙说道：“姐姐若不嫌婢妾，婢妾自然愿意为姐姐解闷。”

夜晚笑了笑，看着丁昭仪说道：“昭仪姐姐有福气，有这样的妹妹陪着，想来日子也悠闲得很。”

丁昭仪看了夜晚一眼，淡淡地说道：“我素来喜清净。”

海乐悠有些不安，丁昭仪待人极冷淡，她拜访几次被拒绝后，便不敢轻易去了。此时听到夜晚这样的话，心里便有些惴惴不安，生怕惹恼了丁昭仪，面上就带了一丝紧张。

夜晚看进眼里，便携着她的手说道：“没想到我跟娘娘倒也有共同之语，素日我也喜欢清净的，但是自从玉墨那个爱说话的丫头到我身边，我才发现有人陪着说话也是欢愉的事情。婢妾一见娘娘便觉得十分亲切，日后还请娘娘不要嫌弃婢妾啰唆常去打扰，所幸锁烟楼跟芙蓉轩这样的近。”

丁昭仪一愣，大约是从没见过夜晚这样顺杆爬的，自己不是说了喜欢清净吗？怎么还能有人这样了，不过她的性子素来不会给人当面难堪，也就没再说什么，领头往前走。

“娘娘也是去宜和宫吗？”

“是。”

“婢妾正要去，倒是跟娘娘一路，不如一起，也热闹些。”

“……随便。”

丁昭仪这么多年清冷惯了，猛不丁地身边多了夜晚这么个叽叽喳喳的，一时间还真是不能适应。海乐悠跟夜晚的性子倒是有些相投，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倒是很快便到了宜和宫的宫门口。

守宫的宫人一看到三人联袂而来，便是吃了一惊，忙有人进去禀报，另一人便笑着迎了上来：“奴婢参见昭仪娘娘，雪小主，海小主。”

“起吧，甘夫人可起身了？”